

阿拉
手艺人

陈兆红： 用最古老的榫卯技艺 把时光的温度 一点点凿进木头里

镇海蛟川街道的兆红堂，松木清香漫出窗棂。63岁的陈兆红捏着紫檀木榫头对准卯眼，木槌轻轻落下，“咔嗒”一声轻响，两块木头便严丝合缝地相拥，不用一钉一胶，却稳如磐石。在这个流水线呼啸的时代，这位宁波老手艺人，正用最古老的榫卯技艺，把时光的温度一点点凿进木头里。



陈兆红

1 木韵初绽 海岛少年与千年技艺相遇

1978年的舟山金塘岛，海风裹着木料香气钻进木工坊。16岁的陈兆红蹲在师傅脚边，凝视榫卯咬合的瞬间。“那时觉得，两块木头不用一钉一胶，却能严丝合缝、千年不松，简直是神迹。”这份震撼，逐渐化作他毕生的追求。

“你看在河姆渡遗址，七千年前的木头还在‘说话’。”在陈兆红看来，真正的榫卯家具绝非流水线上的速成品，而是与时间对话的艺术。从选材开始，他便坚持“时效处理”——木材需经自然晾干、反

复取料、再晾干，每一道工序都需蛰伏数年光阴。一件传世家具的诞生，短则三年，长则五年，如同古树年轮般层层积淀。

那时的宁波，“城外和丰纱厂，城内红木工场”的顺口溜还在流传。甬式家具与“京作”“苏作”“广作”并称明清四大家具，以骨木镶嵌与精密榫卯闻名。陈兆红常在老家具行打转，看那些拔步床、七弯凉床，上千个榫卯组成的家具能拆能装，历经百年仍稳如泰山。“这才是真正的木作，是能留住时光的房子。”

2 榫卯守艺 在时光里淬炼的甬式风骨

工业化浪潮中，胶水渐渐替代了榫卯的精密，松垮的结构让家具沦为“快消品”。陈兆红痛心疾首：“上好的木材，经过‘简易版’榫卯加工而来的家具，一旦胶水失效马上就会散架，成为一堆‘木头垃圾’。老祖宗的智慧不该被胶水绑架！”

陈兆红为此竭尽全力，精研

传统榫卯结构，在榫卯内部再设计榫卯，将燕尾榫等复杂工艺推向极致。他在燕尾榫的毫厘世界里，执着地与0.1毫米的误差较劲，正如宁波老话“分眼分榫”所形容的境界：孔与榫必须严丝合缝，分毫不差。

“甬式家具常用小材料做大图案，如七弯凉床、三弯凉床、拔步床、轿子等，有千工床、万工轿的美誉，并且拆装方便，可以说融合了我国传统力学、数学、美学和哲学的智慧，是中国古典木工工艺的靈魂。”陈兆红说，制作过程讲究大夹角、粽子夹角和燕尾榫合理运用，一般不露端面，更加精致，恰到好处地诠释了甬式榫卯的中庸之道。“我对榫卯的理解就是‘和谐’二字。”

在陈兆红心中，这门技艺还赋予家具超越物质的生命长度。“我做的不只是家具，更是木质的‘传记’。”陈兆红取出一张照片，上面是侄女出嫁时他亲手制作的紫檀木椅。椅背上，时间、人物被细细篆刻。一件寻常的家具，由此升华为凝固家族记忆的“方舟”。



陈兆红作品

3 创新破局 让千年技艺长出新枝丫

如果说坚守是陈兆红的底色，那么创新便是他披荆斩棘的利刃。在他看来，“创新不是背叛传统，而是让传统活下去。”他设计的“可调式楼梯”“组合式楼梯”，既保留了传统榫卯的稳固性，又通过模块化设计实现了灵活组装，解决了现代住宅空间受限的痛点。一位客户曾感叹：“这楼梯不仅实用，更像一件艺术品，每一处榫卯结构都藏着故事。”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面对螺旋楼梯及扶手扭度计算的难题，陈兆红在无教材、无先例的困境中，硬是靠着一沓草稿纸和多次试验，推导出精确的计算公式。这一突破，被同行赞誉为“破解了木工界的哥德巴赫猜想”。而他研发的仿形木工车床与异形木线机，更是让宁波木线条加工水平傲视

群雄。

然而，他的创新，还远不止于此。如今，在木工领域，他是“专利大户”，手握国家专利300多项，其中发明专利超百项，实用新型专利158项、外观专利96项。在众多专利里，“机关锁”系列最动人。他从老家具暗格里找回失传的“箱中箱”技艺，设计出带榫卯密码的“箱子机关锁”“家具机关锁”，让古老智慧以现代专利形式重生。

他经常阅读古籍，从《考工记》《天工开物》中汲取智慧。“老祖宗的智慧，不是让我们守着老样子，是让我们学他怎么想办法。”在他的作坊里，传统与现代从不打架——老刨子旁边放着精密的测绘仪，手工凿出的榫头会先在电脑上建模——古老的木头，就这样长出了新的枝丫。

4 薪火相传 让榫卯住进时光长河

蛟川中心学校的木工坊里，陈兆红化身“孩子王”，设计榫卯笔筒、神秘机关盒，教孩子们拼“燕尾榫”、拆卸“机关锁”。在纷飞的木屑中，在手指翻动间，千年榫卯智慧的种子悄然播撒进年轻人的心田。

对于非遗传承，他虽心怀隐忧，却也始终乐观。“就怕这手艺断在我们手里。”陈兆红为能更好将榫卯结构技艺传承下去，系统整理凝聚毕生心血的300余项专利，把做了一辈子的榫卯工艺画成图谱。

“若寻不到传承人，后人凭这些专利号，照着书总能做出来。”他把专利号郑重地刻在作品上，视其为跨越时空、指引后学的技艺坐标。“等我做不动了，这些木头会替我说故事。”

暮色中，陈兆红摸了摸身旁的紫檀木，那上面，刚凿好的榫头闪着温润的光，像一颗正在生长的种子，要把阿拉手艺人故事，悄悄种进更远的时光里。

记者 张贻富 见习记者 徐嘉胤
记者 蒋晗忻 摄